

歷史與空間

沙耆的鄉愁(下)

孫群豪

據沙天行先生《沙耆年表》記載：1946年10月，33歲的沙耆因精神疾病再度發作，在中國駐比使館的安排下回國。沙耆回國時，除了帶回幾大箱數百幅畫作，身無分文。他最迫切的願望是盡快在上海舉辦一次盛大的個展。其畫展廣告當時已見報端，不幸的是內戰又起，他在碼頭甚至未能見到闊別十年的妻子和從未見過的兒子，只好匆匆回到老家，兩手空空面對望眼欲穿的老母親。而帶回來的...

此時北平當藝專校長的徐悲鴻得知沙耆已回到國內，就去信聘請他為北平藝專教授。沙耆是接受了徐悲鴻的邀請，但因精神病情嚴重而未能成行。沙耆筆記中顯示他急切回國的原因和心情。有沙耆的詩為證：「忽聞中華已解放，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北國回故鄉，便上浙江做省長。」前些天我在微信上發了一組題為《沙耆的鄉愁》畫作，好多朋友問我為何落款：省主席沙耆。從這首詩上可以找到答案。沙耆用「省長」、「省主席」在他的應酬作品中落款形式，可見他的抱負和願望，多麼希望學成歸來報效祖國，並非一般人所想像的「官迷」。當時他的堂兄弟們個個都是人物，如解放初堂兄沙文漢是浙江省省長，他就很謙虛地做「省主席」。

因病的原因沙耆沒去北平藝專當教授，就回到鄞縣塘溪沙村老家，由他的老母親照料養病。直到1964年沙耆住進南京神經精神病防治醫院接受治療，後因其母親年事已高，由沙耆大舅夫一家接到童村照料養病。

「瘋子畫家」沙耆並沒有像坊間傳說的那樣流落街頭，一根稻草繩繫一件破棉襖，癡瘋癡癡的樣子。他不曾是個瘋子。他很愛乾淨，西裝革履、領帶，很紳士的那種。沙天行如是對我說：「有次法國大使館請他參加一個宴會，我有點擔心，擔心他在宴會上失態，結果令我吃驚的是，他西裝筆挺，拿着一個酒杯應付自如，偶爾點頭微笑，用法語給人打招呼，根本看不出他是個精神病者。」

從天風堂珍藏的沙耆水墨畫來看，大多為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作品，正是沙耆被世人誤認為「流落街頭」的時期，隱居塘溪沙村失去與外界的聯繫，也有人以為他早已離開人世，其實，他手中的筆一天也沒有停止過，除了繪畫，還是繪畫，純粹的藝術已是他的生命。行走在鄉間，與農民在一起，只要有地方可畫可寫，不管是牆壁、門板、報紙、雜誌、信紙等，都畫上寫上。以「一個瘋子畫家」繪畫語言，將周圍發生的一切記錄了下來，用《耕田》、《插秧》、《放牛》、《釣魚》、《擔水》、《乘涼》、《磨米粉》等大量的鄉村生活作為創作題材，留住了鄉村的記憶，也為後人留下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在《東錢湖風景》、《春到錢湖》、《韓嶺秋色》等油畫作品中可以發現沙耆是多麼的熱愛故鄉，鄉間的一草一木在他的心間有着深刻的記憶，在他的畫筆中流露出揮之不去的鄉愁。

沙耆根本想不到身後的輝煌和世人給與的各種榮譽和高度評價。他很自信、自尊，希望得到別人尊敬，儘管一壺酒、一包煙可以換他的一張畫，叫他一聲「省主席」也會高興一陣子。他堅信自己的畫以後會很值錢，但他



沙耆布面油畫風景。作者提供

絕對不知道他的畫被拍賣市場拍到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元。

沙耆67歲時，時在1980年，沙孟海提議將贈給省博物館的沙耆畫作拿出來，舉辦《沙耆畫展》，此舉得到中央美院、浙江美院以及省博和他家鄉的鄞縣文化局的大力支持。到1983年沙耆70歲時，畫展如期在杭州浙江省文化會堂進行，沙孟海、吳作人分別為畫展題寫展名。7月應上海油畫雕塑院邀請在上海展出，9月應中國美協、首都博物館邀請，沙耆畫展在北京展出。徐悲鴻夫人專門前往參觀畫展，並回憶當年徐悲鴻與沙耆交往的情景。廖靜文動情地說，我記得徐悲鴻先生當時寫信邀請沙耆去北平藝專當教授，徐悲鴻一直等待着他回來，可以說望眼欲穿，可再也沒有等到，因為沙耆生病了。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沙耆迎來了又一個創作高峰，他在這個時期生活狀態很不錯，心情舒暢。之後由中國油畫學會、中國美院研究學部、台灣卡門藝術中心主辦的沙耆油畫藝術研討會在上海、北京舉行。《沙耆70年作品回顧展》在中國美術館、上海美術館、台北歷史博物館展出。浙江省博物館、西湖美術館主辦的《生命之光——沙耆九十華誕藝術回顧展》在杭州西湖美術館展出。

2005年沙耆先生在上海田林醫院病逝，2014年在他的家鄉寧波美術館舉辦紀念沙耆先生誕辰100周年系列活動，沙耆作品展覽、出版《百年沙耆作品集》、沙耆先生紀念文集《天縱神筆》藝研研討會等。

藝術理論家水中天：「如果在過去的100年裡，中國曾經有過富於個性特色的藝術家，沙耆應當之無愧的一個。」

美術評論家鄭平祥教授：「他拉近了中國油畫與西方油畫的距離，他是中國油畫史上的一塊里程碑。」

90歲高齡的中央美院馮法祀教授說：「他的油畫就是放在世界任何著名的博物館也絕不會遜色，他的作品與梵高、塞尚等西方油畫大師相提並論。」

時任中國美術館館長的楊力舟說：「我們中國油畫的先驅中又發現了一位大師，為20世紀中國油畫發展的成就又添光彩。」

有專家稱頌他為「中國的梵高」、「世界的沙耆」。

文藝天地

畫中有話

圖：K.Wong



浮城誌

星池

黑白

豔陽高照，少年抖擻精神來到公園，一邊踱步，一邊東張西望，對一切事物均覺意興盎然。他隨心走進飼養動物的地帶，情緒依然高昂，突然，停了下來，被眼前非常慵懶的大熊貓吸引了。

「牠胖胖的，很可愛！」少年身旁的活潑小孩欣喜高呼。「你看！牠緩緩走動了，圓圓的頭，短短的尾，非常討人喜愛！」附近的秀麗少女亦不由得說出讚美。

少年沒理會大熊貓的體態與動態，卻不禁凝望其身上黑白相間的毛色，令他良久才捨得離開。沿路上，黑白二色尚在少年的腦海盤旋不去。他悄悄幻想，倘若有一座城市，大至建築物，小到路邊的垃圾桶，皆是塗上黑白色，恍若被黑白顏料從天而降沖刷過。當大熊貓身處其中，配合市內景物，便會隨即隱藏起來，或者，斑馬亦然。

此時，少年恰巧踏上一條參雜了細小白色和黑色碎石的小徑，令他憶起，昨天才見過人們下圍棋，不斷以指尖提起黑白棋子放在盤上。須臾，少年更記得早前，透過電視屏幕，觀看一場人與電腦的棋藝大賽，場面頗為盛大，受到各國的關注。當時，群眾屏息引頸而望，棋子每被移動一步，均操控了在場人士的呼吸。電腦一直領先，棋士摸一摸額角，深知形勢不利，在極力保持鎮定之時，卻露出半絲猶豫表情。不一會兒，電腦快將勝出，依然按照自己的計算程序，而棋士則專注思考下一步，眼球微動，指頭略抖。結果，棋士投降，圍觀人群才能發出嘆息聲。

不諳下棋的少年，仰望長空，感到縱然電腦贏出，卻見不到獲勝者的喜悅，僅是一部欠缺表情的機器。反而，最終人腦輸了，棋士的神情和動作，所呈現的人性，卻是彌足珍貴，勝過一切，此乃電腦難以模擬及理解的。餘暉橫照，回程的時候，少年透過車窗瞧見一片橙紅色的海面，極美麗醉人，可是，其腦內只填滿了黑白二色。少年喜愛黑白分明，向來堅守對與錯，然而，近來觀看奧運會一場接一場的精彩比賽，在勝負之外，還能感受更多觸動心靈的人性。

來鴻

俞慧軍

行走九曲花街

抵達美國舊金山時已是當地時間上午8時。時差與旅途的疲憊，讓我幾乎對參觀舊金山金門大橋、舊金山市政府甚至於何時搭乘漁人碼頭遊船，欣賞舊金山市容市貌沒留下深刻印象。午餐後翻譯把我們帶到了舊金山的九曲花街(Lombard Street)，眼前豁然一亮，好似喝了一杯清純的甘露，睡意全消。撲面而來的是在涼風吹拂下溢出一陣陣類似玫瑰與茉莉花的香味，東太平洋的風讓秋轉換季節的舊金山已透出陣陣寒意，而九曲花街交界處東西向的道路上卻是車水馬龍，人山人海溢滿了溫馨與暖意。

翻譯給了我一份介紹舊金山和九曲花街的資料，使我對舊金山和九曲花街的歷史有了基本了解。舊金山位於太平洋與聖佛朗西斯科灣之間，其正式名稱為聖佛朗西斯科，是美國十大名城之一。舊金山的九曲花街是世界上最彎曲的街道。在19世紀20年代初，是為了使繁忙的城市交通有一個緩衝而安全的交通環境而設計建造的，如今卻成為舊金山最吸引的一條街。原來街道很長，車流量大。為此，市政部門從人性化及美化城市出發，在街與街之間的一個很短的街區，設置了8個急轉彎，每個彎道旁種上了數百個名貴花卉，同時人工形成了40度的斜坡，且彎曲像「Z」字形，所以車輛只能由西向東從高處向低處的彎道中慢慢行駛。我們乘坐的小車在九曲花街的西區的最高點進入「Z」字形入口，小車的時速不到每小時15公里，車窗全部開啟，人在車中，車在花中，花眼中；小車從東到西，從高處向低處行駛不到8分鐘，我們經歷了「世界上最彎曲的街道」的旅行，別有一番景象。下車後，我一個人從九曲花街的最低處向最高處徒步攀登。此刻，午後明媚的

陽光直射在九曲花街的每一個石階、每一片街景、每一朵花瓣上。九曲花街兩旁的花壇中遍植五彩繽紛花木：鬱金香、繡球、玫瑰、菊花、海棠、扶桑、杜鵑……一些叫得上花名和叫不上花名的花兒在風中輕輕搖曳着，吐露出淡淡的芬芳。我奮力地向上攀登，感受着人在花中，花伴人間的美景；儘管是攝氏8度的氣溫，要在這條僅三四百米長的九曲花街上行走，可不是件易事，由下至上的攀登我歇息了3次，當我徒步20分鐘登上九曲花街的最高一端時，貼身的衣衫已被汗水淋得濕漉漉。我站在九曲花街的最高處盡情遠眺金門大橋和科伊特塔，蔚藍色海灣帆船點點，令人心曠神怡。從高處向近處張望，九曲花街猶如一片彎彎長長的花海，流淌着綿綿不絕的花溪。

舊金山陡峻而彎曲的九曲花街，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麗的舊金山是一座海島城市，各種建築依山而建錯落有致，各具特色的建築令人目不暇接；街道坡度大、彎道多，形成陡峻而彎曲、大起大落的街景奇觀；各住戶也在自己家門前栽種了各種名貴異草，為舊金山市的街道增添了一道道花團錦簇的瑰麗風景。而九曲花街彎曲的車道兩旁修築了許多花壇，讓車輛繞着花壇盤旋行駛，不僅通行更加安全，而且淨化空氣，美化城市，提高了城市環境和市民生活的質量。

舊金山市政當局對在九曲花街行駛與停放的車輛作出規定，行使車輛必須繞着花壇盤旋行進，不得損壞花壇；規定車速必須減至每小時5英里以下；規定停放車輛必須前輪傾斜，以防溜車。否則，均會受到處罰。

在舊金山九曲花街行走，彷彿在花之王國遨遊，也恰如在花之海蕩漾，也恰如在鮮花之城欣賞一首首瑰麗而芬芳的詩歌。



九曲花街是世界上最彎曲的街道，車道兩旁修築了許多花壇。網上圖片

豆棚閒話

背叛的故事

馮磊

夫妻之間可以互相背叛，情人也是如此。北朝周靜帝(北周最後一位皇帝)的時候，居延一帶有位部落主，名叫勃都骨低。

一天，他的家裡來了一幫怪客。這批不速之客自我介紹說，他們都是異姓兄弟，都取名為「受」。後來，這批人在骨低的家裡要吃要喝。走的時候，還勒索了錢財。

骨低是一個吝嗇鬼，平時驕傲橫暴。何嘗被人如此欺負過？他之所以不發作，是因為這批來客都有特異功能，他們動不動就能把別人吞到肚子裡去。有一次，他們當着骨低這位戈壁暴君的面兒，竟然把他的老婆孩子都吞到了肚子裡去。

對此，驚恐萬狀的骨低不得不低頭。被頻繁戲耍的骨低暴怒，他命令手下跟蹤這批人。在一座古宅的附近，被跟蹤的目標消失了。骨低叫了大批的人來掘地三尺，結果在廢墟之下發現了一個古代的糧倉，糧倉裡有大批的糧食，旁邊有數千個皮袋。只是，由於年代久遠的緣故，那些糧食一碰就成了灰。

骨低恍然：那些貪吃的客人，其實就是皮口袋啊。

這故事源於牛僧孺的《玄怪錄》。牛說，骨低的人還挖出來一大堆殘簡，根據模糊的文字，分析是漢代李陵的遺物。

牛僧孺是唐人，周靜帝是公元5-6世紀的人。從這則筆記來看，古人對漢簡的興趣，至少從唐代就開始了。

陽羨人許彥，據說是梁代人。許彥外出遊玩，曾遇到一位書生。兩人並肩走了一段路，這書生就叫稱腳痛。於是，他讓許彥打開一隻裝鵝的籠子，自己鑽了進去。

許彥稀里糊塗地做了活雷鋒，拎着籠子向前走。走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歇息下來。之後，許彥打開籠子，書生從中鑽了出來。

讓許彥感到意外的是，書生當着他的面來了個特異功能表演：他張口吐出了一桌子豐盛的酒菜。二人隨即大吃起來。酒過三巡，書生再次張口，炫耀地吐出了一個女孩，美艷異常。於是，三個人一起吃喝。書生不久就醉了。讓許彥吃驚的是，這女孩竟然也張口吐出了一個男人。之後，三個人繼續吃喝(書生睡夢正酣)。這期間，睡夢中的書生夢話不斷，搞得美艷女郎手忙腳亂。這時

候，讓許彥感到極端震驚的一幕出現了：女孩應酬書生的時候，她藏匿的男子又吐出來一個二十左右的女子……

這，就是路人皆知的《鵝籠書生》的故事。

《鵝籠書生》是一個關於背叛的故事：你所愛的，可能在愛着別人；你自己內心深處的祕密，和別人的祕密並無二致。並且無論你我，大家都喜歡在獨處的時候為自己的小把戲而陶醉。殊不知，當黑夜降臨，全體國民進入睡眠狀態。千家萬戶上演的，其實是同一種喜劇。

《鵝籠書生》的深層寓意，乃在於祕密的隱藏與洩露。無論多大的祕密，我們都有足夠的口袋去裝、去隱藏。宰相肚裡能撐船，他的肚子裡，裝的都是祕密吧？但總有那麼一天，你會露出點蛛絲馬跡。

這年月，能洩密的東西多啦。不僅日記、微博，反目的老婆，甚至孩子在公開場合的吹牛，都會讓你的家底兒曝光。

於是感慨：我們的生活啊，時刻都在洩密。

無論你有多大的口袋。